



影青釉莲花枕



磁州窑黑彩枕



定窑卷枝牡丹枕

唐宋瓷枕 枕中菁华

二十世纪以前，用惯了布料软枕的人都以为唐宋时代的瓷枕是殉葬之物。一九二二年，考古学家在被黄河掩埋的北宋巨鹿城发现一居住遗址的火炕上摆放着瓷枕，有的还用墨书在枕底书有“新婚”之类的字样。到这时人们才确信一批批硬邦邦冷冰冰的瓷枕不是什么明器，而是宋代人床榻之上的寝具。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独具慧眼的陈万里先生，从传世的瓷枕中挑选四十方，编成《陶枕》一书，瓷枕始有专著，并得到社会的重视。继陈万里之后，香港人杨永德搜集了大量的瓷枕，并出版图录。近二十年又有不少的瓷枕图录问世，由于精粗并存，影响似乎不大。

眭伟民先生是沪港著名的收藏家，关注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近年来他以书画鉴赏家的目光从其藏品中精选六十余件唐宋瓷枕，并作出准确的描述与必要的考证，编成《枕中菁华》一书，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显然是继陈万里先生之后的又一古枕专著。

作者为了确定书中古枕的年代，曾比对过海内外有纪年或有年代可考的遗物，有不少方还作过热释光鉴定，可见刊出的瓷枕年代可靠。

书中六十余方瓷枕的造型有长方、腰圆、正方、八角、如意形与叶形数种，但由于瓷枕陈放在人们的视线以下的位置，枕面就成为使用者接触面最大、最适宜工匠驰骋想象力、发挥装饰才能的一个较为宽广的空间了。

综览书中之瓷枕枕面下有圆雕者将近三分之一，极为罕见的定窑狮形枕、景德镇窑的犀牛枕以及山西长治窑的卧虎枕，其形象威猛，肢体又给人以温顺的印象，仿佛有它们在，鬼魅就不能靠近卧室，主人就不会被噩梦纠缠，由于它们的守护，人们才会获得安详的睡眠。用瑞兽装饰枕头的习惯始于唐代，宋代窑场显然继承了唐代的传统。

本书中还有刻画人物的瓷枕多方：河南当阳峪窑有刻划王祥卧冰求鲤、衣锦还乡的故事，工匠们把不同时空的形象描绘

在一个画面上，显然有宣扬儒家的“孝道”之意。而磁州窑的黑彩枕上描绘一老者在山水间行走，背后跟随着白鹿。据作者考证为唐人李渤，枕面上成功地描绘了古代高士的悠闲生活。定窑的侧卧娃娃与山西河津窑的攀枝娃娃，陶工们以铁划银钩的笔法描绘了婴儿天真的神态，其形象之生动准确与线条之刚健遒劲，似可与法国画家亨利·马蒂斯的某些名画媲美。

北宋影青釉莲花枕，釉色如水似玉，四周围墙上镂刻缠枝花，人们透过玲珑剔透的花叶可以看到枕内有一侧卧的美人，使人想象枕内无限广阔的空间，这一别出心裁的构思显然是受到了唐人传奇——卢生从青瓷枕的微小的孔眼进入梦幻世界的启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河南鲁山窑的珍珠地上仰一俯的花卉与定窑赭黄地上洁白如玉的卷枝牡丹，观台镇窑白地如意形枕上的折枝黑牡丹以及在荷塘中缓步行走的苍鹭（长沙窑枕）和站立在花枝上一动不动的小鸟（山西河津窑褐彩枕）……劳累了一天的唐宋人在就寝之前看一眼床榻上的瓷枕与枕面上的花纹，必然会联想到勃勃生机的花鸟与和谐宁静的大自然，然后带着倦意轻松地进入美妙的梦乡。

当我们在千年之后观赏这些瓷枕时，似乎也感受到唐宋时代的陶工带着劳动的喜悦、带着微笑，从心灵深处为他们的用户祝愿“晚安”，不过这祝愿没有形成语言，转瞬就会消逝在无边无际的时空之中；而是化作美的形象永远镌刻在玉骨素肌般的瓷枕之上。

刘新园



观镇台窑白地如意形枕



定窑侧卧娃娃枕



景德镇窑犀牛枕

晶莹剔透 琥珀雕



琥珀雕《大势至菩萨》郑升帅 作



琥珀雕《弥勒佛》郑升帅 作

去年11月，一年一度的工艺美术盛会——第十四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在上海光大会展中心举行。博览会所入选的展品大都是全国各地工艺美术大师的用心之作，在创作材料的选择、传统工艺技法的表现、作品的艺术品位及功能扩展等方面均有突破，生动地诠释了工艺美术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崭新艺术内涵。青年雕刻家郑升帅的琥珀雕刻作品《千手观音菩萨》获得了金奖。

郑升帅的琥珀雕刻作品《千手观音菩萨》以天然血珀为原料，辅以作者精湛纯熟的浮雕、高浮雕、镂空雕等技法。血珀雕刻千手观音珠开妙相，头戴宝冠璎珞环钏饰身，胸饰璎珞，身着天衣神态端庄，跏趺坐于莲花之上，其余各手分执瓶、铃、轮、镜、弓、杵、盾等法器。背托圆形神光，内刻手臂多条，以示千手。该件作品，大气精巧，通透中有灵秀，作者赋予了琥珀以新的生命，达到了水乳交融的艺术境界。

琥珀是天然宝石的一种，琥珀按色泽与质地是否通透和纯净度，可分为血珀、金珀、香珀等。我国传统中医认为琥珀具有安定心神、帮助睡眠的作用。佛教中将琥珀列为七宝之一，是佛家的吉祥之物。琥珀雕刻全凭作者的灵感和经验、以料定稿、要用心读懂每一块琥珀原料中的内涵和对琥珀材料的准确拿捏，从而才能因材施技，刻画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作品。珀雕因为材质里面自然含有一些杂质，就使得它的硬度变得不均匀，也使得它的雕刻不同于一般材质的雕刻。雕刻时，刻刀的力度要随着琥珀的硬度变化而变化，不断地调整，稍不留神，就会雕废了原料。郑升帅在琥珀雕刻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被称为海派琥珀雕刻第一人。

德安文 大乔 摄

刊头篆刻



作者 郭君炯

顾云临沈周《秋水草阁图》

不久前，苏州博物馆展出的《石田大穰——吴门画派之沈周特展》，展出了海内外14家博物馆珍藏的明代画家沈周的50件书画作品，让人们近距离地感受了吴门画派的宗师沈周一生的艺术探求。

沈周，字启南，号石田，长州（今苏州）人，生于1427年。为明代“四大画家”之一。沈周继承传统而又推陈出新，开创了明代书画的新风尚，影响深广，吴门的诸多名士皆出其门下，渐渐地形成了一个画派——吴门画派。有意思的是，最近在上海藏真海派美术馆举办的学院派绘画展上，展出了一幅顾云临沈周《秋水草阁图》，反映出近代海派与吴门画派的渊源。

顾云（1835—1896年）字若波，号云壶、壶隐、壶翁、云壶外史、潘川、颂墨、病鹤，室名自在室、小游仙馆。吴县（今属江苏苏州）人。布衣。工画山水，清丽疏古，得“四王”、吴、恽诸家之长。顾云少有丹青之志。片纸尺缣，遇画辄研写不已，时常州、娄东、虞山画风鼎盛，水深涉山水经营布置之法，画名渐起，遂往上海鬻画。上海乃商贾云集之东南都会，乾嘉时已与维扬、姑苏、宁波等城市同为鬻画之胜地。五口通商，中外资本汇聚，富庶繁华更胜苏、扬。商人风雅，各有所好，便有了各路画家一展身手之空间。时称“三熊四任”的任渭

长、任阜长、任伯年、任立凡、张子祥、朱梦泉以及朱梦庐、胡公寿、虚谷、赵之谦、王秋言、蒲作英、钱慧安、吴昌硕、吴石仙、陆廉夫、倪墨耕、吴观岱等周边画家，先后前往上海发展，遂有海上画派之兴起。云一生恪守有清以来之正统画风，功力深厚，倒也在新风阵阵之沪上知音多多，以“泽古功深，集四王吴恽诸家之长”独树一帜。光绪十四年（1888）尝北赴京畿，与诸士大夫游，画名远播。又于同年东游日本，遍览东京诸胜，所画一树一石皆备受赞赏。长期鬻画沪上。出版有《顾若波山水集册》。

此幅临沈周《秋水草阁图》作于光绪壬辰年（1892），距今正好120年。画上还临写了吴宽、唐寅、文壁、陈道复和沈周自己的题诗，吴宽题诗为：疏树带寒烟，平湖京渺然，秋光三万顷，都属水亭边。唐寅题诗为：晚山掩映斜照，疏树高低带远汀，欲识江南秋几许，西风吹上水边亭。文壁题诗为：秋树经霜淡，秋山过雨青，欲知秋草晚，试上倚江亭。陈道复题诗为：秋树虽萧索，秋山殊不贫，丹枫与翠柏，往往媚游人。沈周自题诗一首：一步复一步，山边与水边，世人休讶我，闲便是神仙。

沈周的这幅画，后来又有海派名家冯超然和其女弟子谢佩真的临本。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海派画家对吴门画派的学习和传承。夏龙

